

郭国柱： 用镜头记录乡村流园



郭国柱在拍摄荒村的途中。



《流园》No.44



遗物系列之一

翻开郭国柱10年自由摄影师生涯中唯一的摄影集《城岭》，照片中没有人，但又全然不似常见的风光照。在评论家的眼中，这是一份“记录中国乡村遗失的视觉档案”。这些照片在网上热传后，有网友留言：“很亲切”；也有人借古诗词表达观感：“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语泪先流。”11月13日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刊载题为“‘镜头拾荒’者：记录中国乡村的视觉档案，保存一段正在发生的历史”的报道，本文节选自该报道。

记录乡村遗失的视觉档案

寸头、圆脸、略显羞赧的笑容、浓郁的闽南口音，初见郭国柱，迎面而来是一个小镇青年的亲切形象，很难把他和那些萧疏、冷峻的影像联系在一起，但又让人很快联想到他对荒村拍摄的热情与初衷。

翻开郭国柱10年自由摄影师生涯中唯一的摄影集《城岭》，照片中没有人，但又全然不似常见的风光照。

在评论家的眼中，这是一份“记录中国乡村遗失的视觉档案”。这些照片在网上热传后，有网友留言：“很亲切”；也有人借古诗词表达观感：“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语泪先流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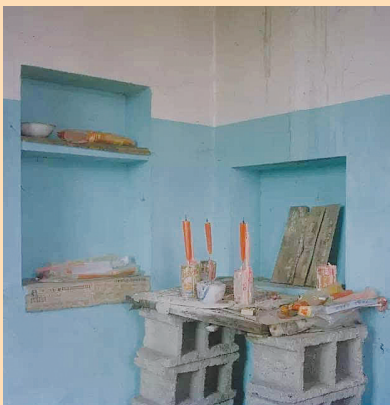
但在郭国柱这里，这些强烈的情感映射和修辞冲动，并不是拍摄荒村的前置条件。为此，他一般选择在夏天展开拍摄，因为这个季节具有相对“客观性”：光线充足、植物正常生长，一切都没有那么情绪化。

将镜头对准人去屋空的荒村现场，郭国柱已经坚持了5年多时间，并且打算继续坚持下去。面对各路采访，他都遇到同样的问题：为什么关注这样的题材？

直接的契机来自一次拆迁：2014到2015年，杭州萧山新湾镇下属的两个小村庄要拆除1000多栋房子，当时郭国柱正好受邀记录了整个拆迁过程，他关注到两个意味深长的现场：村民老房子的堂屋和村民丢弃的东西，后来被命名为《堂前间》系列和《遗物》系列。

满墙的奖状、鲜明的信仰标识、挂到褪色的红双喜字……乡村堂前间里的这些符号，让郭国柱似曾相识，这个空间的湮灭，显然代表着一种历时久远的生活形态的突然中断。

郭国柱在《遗物》的文字说明中这样写道：这些是私人生活里最隐秘的部分，不仅让我们得以拼凑曾经构成村民日常主题的生产生活内容，也让我们窥见村民们的内心世界，乡村惯常的习俗、礼仪和信仰。



遗物系列之一

给快速的城市化 留下视觉文献

面对这些即将消失的乡村场景，郭国柱无从猜度那些离开的人是喜是悲。因此拍摄《遗物》系列时，他营造了一种具有告别意味的仪式感，用拍摄肖像的方式对待每个物品与场景，并与它们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这种距离既体现了一种尊重，同时也让观看的人产生更好的凝视效果。

这种“凝视”态度贯穿于后来的《流园》作品系列中，这是一个更为宏大的拍摄目标：记录中国大地上越来越多的荒村面孔。6年多的时间，他已经走了大半个中国，拍摄了近200个荒村。

郭国柱说，荒村并不需要刻意去发现和挑选，量大面广的逃离乡土行为早已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基本现实。在自己关注量不算太多的微博和微信中，每当他发出“求荒村资源”的信号时，总是有丰富的收获。

正是因为荒村足够多，并且成因大同小异，郭国柱在拍摄时往往关注的不是“这一个”，而是“又一个”。他一再强调自己不是一个立场鲜明的反城市化批判者，无意对某个村庄的凋敝与否进行价值判断。在拍摄记录时，他往往也只以经纬度标注地理位置。当被问到一路走来，有没有特别留恋和想念的荒村拍摄点时，他干脆地回答：没有。

“我干的不是新闻摄影，没有时效性，也不谋求干预具体现实；也不是风光照片，不刻意迎合大众审美，不塑造浪漫想象的‘桃花源’。”郭国柱沉吟一会儿说，自己就是想给当下的快速城市化留下更多的视觉文献，用纪实性的镜头语言保存一段正在发生的历史。

城市化的“城”，分水岭的“岭”

长期走访荒村，郭国柱发现了一个颇具共性的现象：旧屋中挽联出奇的多，白纸黑字仿佛在说：在最后一轮的葬礼与哀悼之后，这里将空无一人。

郭国柱还记录了另外一个荒村的景象：在一面土墙上，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大字：本村凶狗，外人小心，后果自负。而在拍摄时，他了解到的情况是村里最后还住着三位老人，其中一位去世了，另外两位在山坡上挖了个墓穴，准备安葬死者。

郭国柱不喜欢给自己的作品配过多的画外音，那些形态各异的荒村指向已经足够明确：曾经有人生活在这里，而现在，它们已经成为自然的一部分。

在他的影像记录中，无人生活的村落，正逐渐被大自然所“回收”：他6年前拍摄的浙江舟山枸杞岛上，600多栋错落有致的房子空了30多年后，全部都长满了爬山虎，仿佛是从海里打捞出来的沉船一样。

有人从中看到了绿野仙踪式的

童话感，也有人从中发现了可供商用的“荒凉美学”。但在郭国柱眼里，这是充满现代性隐喻的荒芜：大部分农民所遗弃的村落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将被自然所消化并重新归还给大地，乡村与城镇在急剧城市化的进程中此消彼长。

虽然一再强调荒村记录的“客观性”，并力图保持镜头语言的“零度叙事”，但郭国柱自己也很清楚，如果没有从乡村到城市的生活转折并由此催生的复杂感受，他不会一直坚持把镜头对准荒村。

郭国柱把自己的荒村摄影创作命名为《流园》，意指流动变化之中的家园。和之前拍摄的《堂前间》《遗物》集结后以《城岭》为题出版，“城”是城市化的“城”，“岭”则有双重意味，一指难以翻越，二指“分水岭”。

郭国柱这样解释“岭”的具体含义：以前的人进城难，现在的人返乡难；以前逃离乡土欣喜若狂，现在则不免怅然若失。

他不打算建立所谓的“团队”

长期的荒村拍摄经历，对拍摄者的心力考验可想而知。在某种意义上，这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行为艺术。

一辆花了1万元购买的二手捷达、一个重达40斤的摄影包，这是郭国柱出门的标配。每次地方较远，他会做一个详细的行程规划，坐飞机或动车到达荒村所在的城市后，选择租车或者向朋友借车去住目的地。

马不停蹄已是常态。今年7月，他用了10天时间，从四川出发，途经重庆、贵州、湖南、湖北、陕西，总共拍摄25个荒村，留了102张底片。

郭国柱常年独来独往，说走就走。虽然已经小有名气，但郭国柱却一直没有专门的工作室，有时在

厦门的家中把卫生间用布一围就是“暗房”，他也不打算建立所谓的“团队”：“养不起，也没有必要。”旅行和拍摄花费不菲，郭国柱没有固定收入，除了少量创作作品变现外，他还要靠接拍一些商业活动保障开支，领受着这个年龄段共有的负重生活。

说起自己的荒村摄影创作历程，他直言自己的工作不靠灵感，靠的是勤奋。虽然山高路远，但自己并没有呕心沥血的感觉，反而是一种很舒适的状态。通过不断跋涉、不断拍摄，自己和现实世界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。“就像一个人在多年以后梳理自己的情感史一样，已经滤去了得失焦虑，一边讲述，一边放下。”



《流园》作品之一，浙江舟山的一个荒村。